

著名世界譯漢

# 人與技術

著來格潘斯  
譯孚兆董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人與技術

## 第一章 技術爲生活之策略

過程與手段。鬭爭與武器。進化與實現。毀滅爲現實物之形式。

(上)

技術問題及其對於文化與歷史之關係，初僅表現於十九世紀。彼有其基本的懷疑主義——幾於絕望之懷疑——之十八世紀曾提出「文化之意義與價值」之問題。此問題使十八世紀遭遇一切較廣泛與更分化之問題，而因此創生吾人現代——二十世紀——觀察「世界歷史全體」一問題之能力。

魯濱孫克羅梭(Robinson Crusoe)與盧梭(Jean Jacques Rousseau)時代，「英格蘭帕

爾克」(English Park) 與「田園詩」時代之十八世紀已視「原始」人(Original man) 本身在未受文化薰陶以前，爲一牧場中之羔羊，質言之，爲一和平馴善之生物。而彼（原始人）之技術方面則全被忽略，或則縱被見及，亦被認爲不值道德家之一顧。

但自拿破侖(Napoleon) 以後，西歐之機械技術，已經擴大，並挾其一切造成之城鎮、鐵路、汽船等，終逼使吾人充分而嚴重地遭遇此類問題：技術之意義爲何？技術在歷史中有何意義？在生活中有何價值？技術立根——社會地與形而上地——於何處？對於此等問題曾有多數之解答，但此等解答，最後可歸納爲兩種。

在一方面有唯心主義者與觀念學者，即歌德時代之人文主義的古典主義之滯留於後者(The belated stragglers of the humanistic classicism of Goethe's age)。此類人物視一切技術物與經濟物爲立於「文化」之外，甚或立於文化之下。歌德自身有偉大之現實意識，而於浮士德(Faust) 二卷中謀細察此種「新事實世界」(New fact-world) 之最深處。但即在洪保德(Wilhelm von Humboldt) 之著作中，吾人亦獲得此類「反對實在主義者」(anti-

realist) 與「語言學的歷史觀」(philological outlook upon history)之發端。此種反對與歷史觀，於此「新事實世界」中用一歷史時代所產生之一切「圖」「書」之數以結算該時代之價值。一治者愈被認為不愧(in so far as he passed muster as……)——學術與藝術之提倡者——彼在其他方面如何非所計——愈被推為一重要人物。國家為使一切「講堂」「學者之書房與畫室」中所追求之真實文化得以實現之一永久機會。戰爭除為過去野蠻凶暴之遺跡外，殊不見信賴。經濟學雖則事實上為日常所需要，亦為某種平凡粗陋之物而不足置意。以一大商人或一大工程師與各詩人思想家等相提並論，幾為一謀叛(lèse-majesté)「真正」文化之行爲。此種情形試就部克哈特(Jakob Burckhardt)之世界史之觀察(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)以觀，即可知之。此書為大多數哲學教授之一致意見（非僅少數歷史家關於此點之意見），亦恰為今日一般「視一部小說之創作為遠較一飛機引擎之設計尤為重要之事」之文學家與藝術家之意見。

在他方面則有唯物主義——就此主義之本質言為一英格蘭產物——此主義為盛行於十

九世紀後半中等智識階級中之主義，爲「自由新聞事業」與「急進羣衆集會」之哲學，質言之，卽爲彼「自視爲思想家與先見者」之「馬克思主義著述家」與「倫理社會主義著述家」之哲學。

倘第一類之特色爲缺乏現實意識，則第二類之特色爲燥莽淺薄。第二類之理想爲功利，且僅爲功利。無論何物如其有利於「人類」，卽爲一合法之文化元素，卽爲事實上之文化。其餘之物皆爲奢侈、異端、或野蠻。

現「此種功利爲有裨於最大多數之幸福之功利，而此種幸福在於閒適不勞 (not doing)」——此就最後分析說——爲邊沁 (Bentham)、斯賓塞爾 (Spencer) 與穆爾 (Mill) 之主義。人類之目的被認爲在於儘可能以減輕個人之工作而置「重負」於機器之上。「超脫工資奴隸之苦海」，「娛樂、安適、與藝術欣賞之平等」，爲近數代大城市所表現之享樂主義 (Panem et circenses 吃與玩)。進步忙之粗俗人 (progress-philistine) 在每一支配機器活動以節省——假定如是——人類勞動之「把手」(knob) 上，皆變爲抒情者。代替以前之真誠宗教者有

一「對於「人類一切成就」之膚淺熱忱。」此所謂「人類一切成就」不過「勞力救濟」與「娛樂講求」等技術之進步而已，於心靈無與也。

現在，此類理想全非各大發明家自身所好（有少數例外），甚至非成熟之技術賞鑑家所好，而爲彼輩周遭之各旁觀者（spectators）所好；此等不能發明任何物事（縱彼等從事了解此物事，亦終不能）之旁觀者恆以爲暗中自有某種飛來之福。此外，唯物主義因在每一「文明」（註一）中皆顯出其缺乏想像力，此方面遂形成一「以「人間天國」（Earthly Paradise）——此人間天國覺之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技術流行時之思想中——爲人類之「究極目的」與「最後永久狀態」之想。此種想念寧謂爲對於真正進步概念之一可驚否定——在假定上否認「國家」之一可驚否定。司特老司（Strauss）之舊信仰與新信仰（*Alte und neue Glaube*），白拉米（Bellamy）之回望（*Looking Backward*）與倍伯兒（Bebel）之女人與社會主義（*Die Frau und die Sozialismus*）等書表現此等觀念，再無戰爭，再無法律，一切人民，一切國家，或一切宗教等之分別，無一切罪犯或投機者，無起於一切優越與一切差異之衝突，再無恨與仇，而僅有通於無

限代之無限安樂。顧卽以今日而言。當吾人仍活過此種平凡之樂觀主義之最後局面時，此等安樂亦造成一種「不寧帖」，質言之，亦感覺異常之懨倦 (appalling boredom)——羅馬帝國時代之人民生活卽如此——此種懨倦在讀此類田園詩（譯者按此指上文司特老司等之書）時，籠罩於全心靈之上。此等田園詩，卽使其僅一部實現於實際生活中，亦能造成大批暗殺與自殺之結果。

上述兩種見地，在今日已成過去。最後，就二十世紀言，吾人已至一足以看透一切事實——其全體構成世界歷史之事實——之最後意義之時代。一切事與一切物非解爲「一理性化的趨勢中之各個人之私人興趣物」或「羣衆之希望物與欲望物」。「彼必如此」(it shall be so)與「彼應如此」(it ought to be so)之地位，已爲此鐵面無私之「彼如此」(it is so)與「彼將如此」(it will be so)所代。一顯赫之客觀態度已取十九世紀之情感態度而代之。吾人已知歷史爲「不注意吾人之任何希望」之物。

相學之才能 (Physiognomic tact) 如余在別處所稱者 (註二)——卽獨使吾人能細察

一切表相之意義之性質（即歌德與「歷代人類生活及歷史之每一天生賞鑑家」之內識）——在個體中暗示個人之較深意義或個物之較深意義。

（下）

倘吾人從事於「技術本質」之理解，吾人萬勿自機械時代之技術着手，至於不自此曲見「機器與工具之流行爲技術之目的」着手，更不待言矣。

因事實上，技術遠始於不可記憶之洪荒時代，且非某種歷史地特殊之物事，而爲某種極普通之物事。技術之範圍遠擴展於人類以外，而及於動物之生活，良確，及於一切動物之生活。動物的——與植物的對照下——生活型式之異點，在於其能自由活动於空間中，並據有某種程度之量——大或小，在於其能自有意志而獨立於全部「自然」之外。在據有此等特點之中，動物不得不當自然之前維持其自身，不得不給予其「自有之生命」以某一種意義，某一種內容，與某一種優越力。如是則吾人倘果將對於技術附以一種意義，吾人必須自心靈着手，且必須獨自心靈着手。

因動物之自由活動生活（註三）爲競爭，且僅爲競爭，故競爭即爲動物生活之策略，即爲動物遭遇「外物」（無論此「外物」爲「動物」或「非動物的自然」）時之優勝或劣敗之策略。此策略決定此種生活之歷史，決定動物之命運是否屈屬於「外物」之歷史，或其（動物）自身爲外物之歷史。技術爲生活之策略；技術爲內部形式；鬭爭——與生活本身一致之鬭爭——之歷程，乃此內部形式之向外表現耳。

吾人所避免之第二種錯誤（譯者按此與前「吾人萬勿……」云云對言）爲「不憑器具之觀念理解技術。」夫重要者，非任何人如何造成一切物之形式，而爲任何人以之（物）作何用；非武器而爲戰爭。近代「以戰略爲基本元素」之戰爭，指出一普遍之真理（所謂戰略即指揮戰爭之技術，發明武器，製造武器，與使用武器之技術僅爲全體過程中之段落。）有無數之技術，其中毫未用一切器具，譬如猛獅智攫一瞪羚（gazelle）之技術或外交之技術是。或再如彼「在形式上保持國家以作政治歷史之鬭爭」之行政技術是。有化學技術與氣體戰爭技術。有畫家之繪畫技術，騎師技術，與駕駛飛船之技術。要而言之，技術爲一目的活動之事實，而非一「物」之事實。顧

此恰爲史前史之研究所常忽略，在此種研究中，博物院所陳列之物事，皆在重視之列，而關於實際必已存在之無數過程（雖則此等過程或已泯滅而未留一絲痕跡）則不稍措意。

每一機器皆效力而爲某一種過程，而由關於此種過程之思想取得其存在。所有吾人之一切運輸工具，皆由「推」、「划」、「駕駛」與「飛行」等觀念發展而來，而非自「車」或「舟」之概念發展而來。一切方法本身，皆爲手段。因此技術並非經濟之一「部門」，更有進於經濟者（就此點言，或更有進於戰爭或政治者），能被稱爲一自完之生活部分。一切技術確皆爲一自動的，施攻擊的，與被攻擊的生活之「方面」。雖自古至今，有一「由一切殘賊的野類之原始爭戰至於近代一切發明家與工程師之過程」之途徑，而此外亦有一「由玩具（一切器具之最老者）至於機器之設計」之途徑，此等機器，吾人今正用之以與自然相戰而征服之。

在此等途徑上之活動，吾人謂之進步（*progress*）。此所謂進步爲十九世紀之最大口頭禪。人羣皆視彼等之前之歷史爲一街道，其上有勇敢的，隨時向前的，與前進的「人類」。此所謂人類指白種人而言，或較精確地言之，指白種人之各大城市居民而言，或再較精確地言之，指此等居民中

「已受教育」之人而言。

但進行至何處耶？至何時耶？進行又如何耶？

此種無限之進行，此種「傾向一人羣未曾『細心加以思惟』或『顯然描摩諸己』又或『實際敢於直觀』之目的（因一目的即爲一終極）」之進行，未免可笑。任何人作一事未有不思及「彼所企圖將於何時如願」者。任何人着手於一戰爭，或一航行，甚或一純粹之遨遊，未有不思及其方向，慮及其結果者。每一真正之創造人物皆「知」並「懼」彼「隨工作完成之結果而來」之空虛。

實現 (fulfilment) 出於發展 (development) —— 每一種進化有一開端，每一種實現爲一結局。老年出於青年，滅 (passing) 出於生 (arising)，死出於活。動物——局限於其「對於現在之思惟」之性質中底動物——之死已被知或被發覺爲某種未來之物事，爲某種不足以嚇彼之物事。彼唯知「被殺」一剎那間之「死之恐怖」。但人——其思想解脫於「此時此地昨日與明日」之外之人，每熱忱地研究過去與未來之剎那 (once) 譯者按此即人與彼「唯局限於現在」

之動物不同之處，而彼是否戰勝此種「結局之恐怖」，則擊乎彼之性質之高深或低淺。一古代希臘稗史——無此稗史伊里雅德（*Iliad*）之詩即不傳於世——告訴吾人：「如何阿琪爾里斯（*Achilles*）之母讓彼抉擇——『永久之生活』或——『事業聲施盛極一時之短暫生活』與彼如何選取第二種生活。」

無論以前或現在，人之接受「每一生物之死亡之事實」，皆過於膚淺懦弱。彼將「死亡」裹於純粹之進步樂觀主義（*progress-optimism*）中，彼將文學之花插於「死亡」之上，彼爬行於一切理想之庇護，所以後致不見任何物。但無常——生與滅——為一切現實物——自天上之星（彼之命運，就吾人觀之不能估計）直至吾人行星上之一切易滅物事——之形式。個體——無論此種個體為動物植物或人——之生活與一切文化民族之生活同可歸於消滅。每一創造皆預先注定歸於衰謝，每一思想，每一發現，每一行為，皆預先注定歸於滅散。一切過去之陳跡，一切已死之文化事蹟，皆環陳於吾人之四周。彼「自天上親手竊取神聖之權力以給世人」之伯羅米修士（*Prometheus*）之冒大不韙，竟致幽囚，然則斤斤於「不朽之成就」將何為耶？

世界歷史具有一副與「吾人之時代可得而夢想者」極不相同之面容。人之歷史——與此行星上之植物界與動物界之歷史對照下（更不待言，與進行於星宿世界中之生命時間對照下）——確屬短促。人之歷史爲一包括數千年之陡峻起伏，此時間在地球之歷史中爲一極微藐之時期，但就生於其中之吾人觀之，此時間充滿悲劇式之偉大與勢力。吾人——爲二十世紀之人類之吾人，正在傾於下視之途中。吾人之歷史眼光，吾人寫作歷史之天才，皆爲吾人之途徑下傾之一暗號。在一切高等文化之極頂上，即恰當此等文化轉爲文明時，此種透觀的認識之天才始一來臨，且僅一來臨。

在多數「永久不滅」之星羣中之此種小行星——於某一處，在無限之空間中，與微藐之時間上，依其軌道運行之行星（譯者按此指地球）——其命分若何，自然爲一不重要之事實；至於「何物在此行星之平面上作兩刹那之活動，爲一不重要之事實」，更不待言。但吾人中之任何人與每一人——天然爲一無足重輕之人——皆爲「消磨於隨時旋轉之乾坤中」之一短促至不可名狀之刹那之一生活時間。因此，就吾人觀之，此種渺小世界（world-in-little），此種「世界歷

史，」爲某種極重要之物事。更有進者，此等個人中之每一人之命分，在於彼之出身之本位，彼非純粹參加於此種世界歷史中，而係於一特殊之世紀，一特殊之國家，一特殊之民族，一特殊之宗教，與一特殊之階級等等中參加於此中。選擇吾人是否願爲紀元前三千年一埃及農夫之子，或一波斯王之子，又或一二世紀流氓之子，非吾人能力所及。此種命分爲吾人不得不使吾人自身與之適合之某種物事。此種命分注定吾人於某種特定環境，特定見解，與特定活動中。世無哲學家所談及之「自由人」(men-in-themselves)，而唯有一時間，一地方，一民族，一私人色彩中之人。此等人好與一既成世界相戰，其結果或勝或敗；而環繞於彼等周遭之宇宙則於一「神仙似之無關心」中緩緩運行。此種戰爭爲生活——良確，在尼采意義中，生活爲一兇殘的、無情的、與無陣地的權力意志 (will-to-power) 之戰爭。

(註一) 此詞自然係用於西方之衰落一書所具有之此詞之特殊意義中。

(註二) 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一第一〇〇頁。

(註三) 西方之衰落英譯本卷二第三頁。

## 第二章 食草獸與猛獸

人爲猛獸。掠奪物與掠奪者。逃避活動與進攻活動。虎視眈眈之眼及其世界。不能變更之「屬類技術」與「發明的人類技術」。

### (上)

人爲一猛獸 (man is a beast of prey)。精明之思想家如蒙田 (Montaigne) 與尼采 (Nietzsche) 已深知之矣。農家與游牧族落之一切「古舊神仙故事」與諺語，卽有彼等之靈動機智之精神界；偉大的人物賞鑑者，無論爲政治家或將軍，爲商人或公正人，在其富裕生活成功時之半笑的透觀特性；已經失敗之世界改革家之失望；與發怒的牧師之痛罵等等，無一爲消極之態度，甚至無一爲「所有一切已經努力之事實」之規避者。唯一切唯心主義的哲學家與其他……

神學家之拍墟囿教始缺乏關於「彼輩所深知之自己心中物」之實際勇敢。一切理想，皆爲懦弱。而任何人亦終能自此等人（哲學家等）之著作中揀出一鉅部意見集（a pretty anthology of opinions）而知彼等時時忽然於人中猛物也。

現吾人必須用此見地（譯者按指人爲一猛獸之見地）精確地作一切決算。彼「爲最後能（否，最後值）在此時代存留之哲學的態度」之懷疑主義，不容某某「爭論之規避」。而因此理由，余即不願置彼「自十九世紀之自然科學發展而來」之其他一切見地而不加以批評。吾人之解剖學的論述與動物界之分類，完全爲唯物主義的觀察所支配（一如此種論述與分類肇端時所期望者）。姑承認人體之形構（如其呈現於人類之眼——且僅呈現於人類之眼者）與彼「被分解，被化學地款待，被實驗地虐待」之人體形構歸入於一系統（此系統之基礎爲林尼阿（Linnaeus）所建立，被達爾文派於其古物學方面加以深化）——一靜體的與可視覺地賞鑑的一切細節之系統，爲具有充分之理由；但終有另一非系統的秩序，此種秩序依照生活之種類而定，此種秩序，唯由「於該種類度一純正之生活」唯由「『我』與『汝』之內覺的關係」暗示出來。此

種秩序爲每一農人所知，但亦爲每一真正之藝術家與詩人所知。余喜默會各種動物生活之狀況，（註一）即各種動物之心靈狀態，而讓動物學家研究其身體組織之系統。職是之故，一完全特異之階層組織，一種「生活之階層組織」而非「身體之階層組織」現即開始展示焉。

一植物雖僅在有限意義中爲一生物（註二）固有其生活，實際言之，即有植物中之生活，或關於植物之生活。「植物」呼吸空氣，吸收養分，並繁殖自身；但就吾人言，植物事實上純爲一切過程之劇場，此等過程形成一與自然環境之一切過程（如日與夜，日光與肥料發酵）相偕之一單位，故植物本身不能立意或選擇。每一物事（譯者按此當指一切過程而言）皆憑植物而表現並表現於其中。植物既不選擇其地位，亦不選擇其滋養物，更不選擇其用以傳種之其他植物。植物不能移動其自身，而只爲「風」、「熱」、「光」等所變動。

在此種生活階段之上，有動物之自由活動生活。但此種動物生活復分二類。一類爲「自單細胞動物至水棲的鳥類與有蹄動物」之每一解剖學的屬類（anatomical genus）所表現。此等動物之生活全賴不動之植物界以資維持，因一切動物不能逃避或自衛。在此之上之第二類，則以